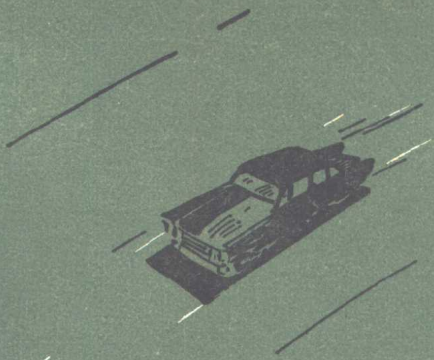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受冷漠的人

[英]约翰·勒卡雷 著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受冷漠的人

〔英〕约翰·勒卡雷 著

余 程 译

何 志 校

新 华 出 版 社

受冷漠的人

(英) 约翰·勒卡雷 著

余程译

何志校

★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★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,626印张 169,000字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重庆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203·067 定价：0.65元

内 容 简 介

英国派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间谍接二连三地被破获，情报小组头目利马斯因此受到冷遇。于是，他开始酗酒、贪污、打人……几个月内就成了一个人人感到讨厌而又为之惋惜的人。后来，在苏联的指挥下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报机构将他收买。他卷进了东德情报机构内部的斗争，被指控为诬陷好人，险些被处死。在关键时刻，他被搭救出来；但在真相大白时，他却未能回国……

全书故事紧凑，耐人寻味。

作者约翰·勒卡雷(1931—)，英国人。曾就学于瑞士伯尔尼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，并在英国驻外机构工作过。作者写了几部很成功的间谍小说，被西方誉为当代第一流的间谍小说家。本书自1963年出版后，仅英国一家书局即重印十六次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检查站.....	1
第 二 章	剑桥广场.....	11
第 三 章	失宠.....	24
第 四 章	莉莎.....	31
第 五 章	赊账.....	41
第 六 章	初次接触.....	48
第 七 章	基弗.....	60
第 八 章	海市蜃楼.....	75
第 九 章	翌日.....	98
第 十 章	第三天	108
第 十 一 章	利马斯的朋友	115
第 十 二 章	东德	124
第 十 三 章	追查	148
第 十 四 章	给银行的信	158
第 十 五 章	邀请	170
第 十 六 章	被捕	176
第 十 七 章	蒙特	182
第 十 八 章	费德勒	188
第 十 九 章	支部书记	194

第 二 十 章	特别法庭	199
第二十一章	证人	216
第二十二章	法庭庭长	223
第二十三章	坦白交待	238
第二十四章	政委	245
第二十五章	潜抵墙下	255
第二十六章	归来	268

第一章 检查站

美国人又递给利马斯一杯咖啡，说：“你回去睡吧。要是他来了，我们就给你打电话。”

亚历克·利马斯没有吱声，只是透过检查站的玻璃窗凝视着空旷的大街。

“先生，你总不能一直等下去吧？说不定他改了时间，今天不来了。我们可以让警察局同情报局联系，你过二十分钟再来。”

“不，我不走，”利马斯说，“天就要黑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总不能老是这样等下去呀！他比预定的时间已经晚了九个小时。”

“你要是想走，你就走吧。你也够辛苦的了，”利马斯补充道。“等我见了克拉默，一定替你美言几句。”

“你还打算等多久？”

“一直等到他来。”利马斯走到观察窗口，站在两个警察中间。那两个警察一动不动，拿着望远镜，对着东柏林方面的检查站观看着。

“他一定是在等着天黑，”利马斯自言自语，“肯定是这

样。”

“今天上午，你说他会同几个工人一起过来。”

利马斯转过脸来，说道：

“要知道，特工人员不是班机，他们没有固定的来去时刻表。此时此刻，蒙特正在追捕他。他正疲于奔命，自身难保。只有这一次机会了。他什么时候来，只能由他自己了。”

那个年轻些的警察想走开，但又觉得不是时候，正犹豫着。

岗楼里响了一下铃声。他们等了一会儿，忽然警觉起来。一名警察用德语说：“有一辆黑色奥佩尔牌汽车，挂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汽车牌照。”

美国人说：“在黄昏中，他看不到那么远，他只不过是瞎猜。”接着，他又问利马斯：“蒙特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别说话，”利马斯站在窗口说道。一名警察离开岗楼，走到砂袋掩体后面。路中间横着一条白色分界线，象是网球场的底线似的，砂袋掩体离这条白线只有两英尺远。砂袋后面有一架单筒望远镜。等这个警察在望远镜前弯下身，另一名警察才放下手中望远镜，从门旁的帽钩上取下钢盔，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。高挂在岗楼上面的弧光灯忽地亮起来，把他们面前的路，照得象舞台一样通明。

那个警察象在舞台上似的，背诵起台词来。其实，他要说些什么，利马斯早就知道了。

“汽车在第一道检查口停下……车里只有一个人……是个女的……有人送她到警察岗楼去检查证件……”他们默默

地等着，谁也没有吭声。

“他在说些什么？”美国人问道。利马斯没理他，只是抓起身边的一副望远镜，朝东德检查站方向凝视。

“证件检查完毕，走向第二道检查口。”

“利马斯先生，她就是你要等的那个人吗？”美国人又问。
“我得给我们情报局打个电话，通知他们一下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

“汽车哪去啦？”

“到海关检查货币去了，”利马斯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。

利马斯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汽车。两名东德警察站在汽车门口——一个在跟开车的讲话，另一个站在一旁等着。还有一个警察则在汽车周围转悠。他先在汽车后背箱前面停了一下，然后走到开车人那里。他向她要了钥匙，打开后背箱，朝里面看了看，又把后背箱关好，把钥匙交还给车主。然后，他朝这边走了三十码远，来到两个遥遥相对的检查岗楼的中间——那里也站着一名东德哨兵，他穿着长统皮靴，肥腿裤子。从高处看，他的身材显得粗短矮胖。他俩站在一起说着话，在强烈的弧光灯下，显得有些拘谨。

海关人员机械地挥了挥手，让汽车再往前开。汽车开到路中央两个哨兵站着的地方，又停下来。他俩又绕车转了一圈，站在一边又交谈了几句。最后，他们好象不得已似的，让车开过中心线，来到了西柏林。

“你等的不是个男的吗？”美国人问。

利马斯竖起衣领，走出哨所。外面，十月的秋风已经有

些刺骨。这时，他想起，这里还站着一群人。在岗楼里面，很容易忘记这些人，忘记这些迷惘的面孔。虽然他们不是同一批，但他们的表情却都是一样的。这群人好象围着一个被汽车撞伤的人，束手无策；不知道车祸是如何发生的，更不知道该不该把受伤者抬走。灯光下，扬起一缕缕烟尘，继而又被人群冲散。

利马斯走到汽车前，问开车的妇女：“他呢？”

“他们追上来抓他，他跑了。他是骑自行车跑的。关于我，他们是不会知道什么的。”

“他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们在勃兰登堡附近有一处房子，是在一家酒馆楼上。他在那里存放了一些东西——有钱，还有些材料。我估计，他可能到那里去了。不过，他会过来的。”

“今天晚上吗？”

“他说，他今天晚上过来。其他人都被捕了——保罗，弗雷克，兰德塞尔，扎洛蒙。他也快了。”

利马斯默默地盯着她。

“兰德塞尔也被抓了？”

“嗯，昨天夜里。”

一个警察来到利马斯身旁，对他说道：“请你们走开点，不要挡住过境路口。”

利马斯侧过脸，冲他喊道：“滚你的！”

德国警察马上打了个立正。那妇女对利马斯说：“你上车，我们把车开到那边去。”

利马斯上了车，坐在她身边。汽车缓缓地开到一个叉路上。

“我不知道你还有汽车，”利马斯说。

“是我丈夫的，”她冷冷地答道。“卡尔从来 没告诉过你，说我结过婚吧？”利马斯没有回答。“我和我丈夫在一家眼镜行工作。他们允许我们到这边来做生意。卡尔只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你，可没告诉你我的姓。因为他不想让我同你们搅到一起。”

利马斯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。

“你得有个住处才行，”他的声音很平淡。“在阿尔布雷希特一度勒街，紧挨着博物馆有一栋公寓楼。门牌 是28号甲。你要用的东西，那里都有。等他来了，我会打电话通知你。”

“我陪你在这里等他。”

“我不在这里等他，你到公寓去吧。我会给你打电话，没有必要在这里等着。”

“可是，他要从这个过境口进来的。”

“这是他说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说他认识这里的一个警察，是他房东的儿子。这个关系也许会有用，所以他才选了这条路线。”

“这也是他说的吗？”

“他相信我，他什么都告诉我了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

他把钥匙交给她，回到检查站温暖的小屋里。他进去时，两个警察正在低声咕哝着什么，那个年纪大一点的故意

转过身去。

“真对不起，”利马斯说。“刚才，我不该骂你。”他打开破旧不堪的公文包，在里面乱翻了一阵，然后掏出半瓶威士忌酒来。年纪大一点的那个警察接过来，点头称谢。他用咖啡杯给每人斟了半杯，然后又加进些咖啡。

“那个美国人呢？”利马斯问。

“谁？”

“中央情报局的那个人，刚才和我在一起的那个。”

“大概去睡觉了吧，”年长的警察说。于是，几个人哄笑起来。

利马斯放下酒杯，问道：“如果需要开枪保护一个从那边过来的人——我是指从那边逃过来的人——你们有什么规定吗？”

“只有当东德警察开枪打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才能开枪掩护。”

“这就是说，如果人还没过边境线，你们就不能开枪，是吗？”

那个年长的警察答道：“是的，没过边境线，我们不能开枪掩护，先生。”

“我叫托马斯。”他一面自我介绍，一面同对方握手，两个警察也都各自通报了姓名。

“没过边境线，我们不能开枪掩护。就是这样。上级向我们交待过，说假如我们开枪了，就会挑起战争。”

“简直是胡说八道，”年轻的警察说。半杯威士忌下肚，他

胆子大起来了。“要是盟国不在这里，这堵墙也早就没了。”

“那样的话，柏林恐怕也早就丢了，”年纪大的警察喃喃地说。

“今天晚上，我有个人要来，”利马斯突然改变话题说。

“到这里？经过这个过境点？”

“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让他逃出来。蒙特追他正追得紧呢！”

“沿着整个柏林墙，还有许多地方可以爬过来，”年轻的警察说。

“他不是那种人。他会大模大样地混过来的。他有证件——可能还没过期。他还有一辆自行车。”

检查站里只开着一盏灯——一盏带绿灯罩的台灯。可是，弧光灯的余光，象人造月亮一样，撒满了小屋。夜幕已经降临，万籁俱寂。他们小声地交谈着，仿佛怕被人偷听到似的。利马斯走近窗口去等候：面前是一条路，再往前是那堵用煤渣砖块砌成的柏林墙，又肮脏又丑陋，墙头上面架着铁丝网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俨如集中营的围墙。墙的东西两侧，还可以看到战时留下的颓垣断壁。

利马斯想：这个该死的女人，还有卡尔这个笨蛋。关于这个女人，卡尔对我撒了谎。世界各地的特工人员，都会用避而不谈的方法撒谎。你教会他们骗人，教会他们掩盖自己的足迹，而他们反倒骗起你来了。卡尔只让她露过一次面，那是去年在许尔茨街吃了一顿饭之后的事。当时卡尔刚刚完成一件重要任务，队长要见见他。每当一个人完成一项任务

时，队长总是要见见他们。他们几个——利马斯、队长和卡尔——在一起吃了饭。卡尔喜欢这种场合，他梳洗打扮一番，光彩照人，帽子端在手上，象个小学生似的，显出一副必恭必敬的样子。队长同他握手，足足握了有五分钟。队长说：“卡尔，你不知道我们有多么高兴！我们真是高兴极了！”利马斯站在一边看着，心里想：“这么一来，我们一年又得多花好几百块英镑。”酒足饭饱之后，队长又使劲和他们握手，还意味深长地连连点头，好象在暗示：他又要到一个新地方去冒风险了。说完，队长上了汽车。接着，卡尔大笑起来，利马斯也随着大笑起来。他们一起喝光了剩下的香槟酒，边喝，边笑队长。后来，由于卡尔一再坚持，利马斯只好随他去法斯圣坛酒家。他们到了酒家，埃尔维拉——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金发碧眼女子——已经等在那里了。她是一个很泼辣的女子。

“亚历克，这是我保守得最好的秘密，”卡尔得意地说。利马斯听后，大为恼火。为了这件事，他俩后来还吵了一架。

“我们的事情她知道多少？她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同她相识的？”卡尔绷着脸，避而不答。从那以后，情况变得很不妙。利马斯经常改换接头办法、接头地点和暗号。但是，卡尔知道利马斯这样做的用意，因此很不满意。

“你如果不相信她，现在已经太晚了，”卡尔说。利马斯明白卡尔的意思，也就不再吭声；只是在以后加倍小心而已；有事，他尽量少对卡尔说，时常同他打马虎眼。然而，这个妇女现在就在眼前，坐在汽车里；她对于情报网、隐蔽地点

等情况，无所不知；利马斯曾经不止一次地发誓说，对于特工人员，绝不能再相信他们了。而这种誓言，他不知发过多少次了。

他走到电话机旁，拿起话筒，拨了他的公寓电话号码。玛撒太太接了电话。

“在度勒街，我们来了两个客人，”利马斯说。“一男一女。”

“是夫妻吗？”玛撒太太问。

“就算是吧！”利马斯答道。对方发出一阵奸笑。利马斯刚放下话筒，就有一名警察转过身来，对他叫道：“托马斯先生，快来看！”利马斯向观察窗口走去。

“托马斯先生，来了一个男的，”那位年纪轻一点的警察说。“推着一辆自行车。”利马斯一把抓起望远镜。

没错，正是卡尔。他穿着一件旧的军用雨衣，从他的身材、体形，很远就能认出他来，还推着一辆自行车。利马斯想：他可逃出来了，终于逃出来了；他的证件已经检查过，只差货币和海关这两道手续了。利马斯看着卡尔把自行车靠在栏杆上，泰然自若地走进海关的小屋。利马斯暗暗替他担心：要恰如其份，千万别装得太过分了。最后，卡尔总算又走了出来，他快活地朝把门的人招了招手，红白挡杆慢慢升起来。他通过了，朝西方走来——他成功了。只要走过站在路中间的东德警察和那道白线，他就安然无恙了。

突然，卡尔好象听到了什么声音，好象意识到有某种危险要临头似的。他回过头看了一眼，就猛地蹬起车子，身子

低低地扒在车把上。岗楼上站着一名哨兵，他正转过身子，望着卡尔。就在这时，探照灯顿时出人意料地亮了起来，耀眼的灯光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。卡尔在探照灯的光束中，象是汽车灯照着的一只兔子一样。接着，便传来拉锯似的警报车叫声和大叫大嚷的号令声。在利马斯前面，两个西德警察迅速跪下，从沙袋的缝隙中往东看，熟练地给自动步枪上膛。

站在岗楼上的东德哨兵开枪了，不过他很小心，注意尽量不射过中间的白线。第一枪，卡尔向前冲了一下；第二枪，他往后仰了一下。不过他还在往前骑，从哨兵身边骑过去，而哨兵还在向他射击。最后，他终于跌下车来，滚到地上。自行车也随着倒在地上，发出铿铿锵锵的响声。利马斯想：这下完了。

第二章 剑桥广场

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跑道，在机身下很快地消失了。

虽然利马斯不善于沉思，也不特别信奉某种哲理，但是眼下，他知道自己前途全完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得象癌症患者必须带着肿瘤，象囚犯必须蹲进牢房一样，带着窝囊废的丑名生活于世。对于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，他毫无思想准备。失败，犹如死亡一样，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他愤世妒俗，并不甘心被社会遗弃。在他以前已有不少人相继离开，现在，同样的命运竟然落到自己的头上。常言道：牙不掉光狗不死。现在，利马斯的牙好象都被拔光了——被蒙特一颗一颗地拔光了。

十年前，他本来可以选择别的职业——英国政府在剑桥广场有一座秘密办公大楼，里面需要一些写写算算的人。如果利马斯当时愿意，他满可以得到这样一份差使，一直干到年老退休为止。可是，他不是那种人。如果不让他从事野外活动，而叫他到白厅去干些理论和筹划工作，那就好象让赛马场上的骑手改行去计算赌金一样。他在西柏林呆过好多年，他知道，每到年底，人事科就要对他的工作回顾一下，把他